

军校风景线

张云祥 王玉金 赵阳 主编

黄河出版社

前　　言

就像麦克阿瑟、巴顿和西点军校的关系一样，一些著名的军校培养出了著名的将军，而一些著名的将军又使他们的军校更加著名。

这就是军校区别于其他院校的特色所在：这里培养的是硝烟中的英雄，而硝烟中的英雄则最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所敬仰；这就是军校区别于其他院校的魅力所在：从这里走出去的人，都应当是国家主权的直接捍卫者。

正因为军校的作用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才使世界各国对军校建设都极为重视。在美国，共有各类军校 138 所，平均每 1.5 万名官兵即拥有一所军校。军事实力强大的前苏联，设有各类军校竟达 240 多所。

我军历来重视军校建设。早在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我军便在陕北创办了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为我国的解放事业培养出了一大批栋梁之才。近 10 年来，随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军校建设也逐步迈上了现代化、正规化的道路，每年都为部队输送一大批合格人才。

军校的主体是学员。昨天还是一名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的学生，还是一名刚刚来自军营的战士，经过军校的培养锻炼，仿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位文武兼备的年轻军官。于是，军

校构成了新时期的一个热点，倍受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对于广大年轻士兵来讲，军校是他们理想中的诺亚方舟，那里寄托着他们的一个绿色春梦，使得他们为之痴迷，为之奋斗；对于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学员来说，军校则是秋天里的一片蓝蓝的天空，而他们本身，便是一群栖息在这里的欢快的鸽子，每天都在这片蓝色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

军校，一块充满理想、充满希望、充满诱惑的绿色田野。在这里，既有大河奔流般的粗犷和酣畅，也有小桥流水式的宁静与委婉；既有直线加方块般的简练明晰，也有起伏曲折样的扑朔迷离……正是这些，才把军校编织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编织成了一道美丽动人的风景。但愿本书能够领您走进军校，让您领略军校这道风景线上的绮丽风光。

目 录

前言 (1)

攀 登 篇

山道弯弯.....	李继群(3)
走进沂蒙山.....	刘召江 潘希辉(9)
难忘那片灯光	王剑(13)
“状元哨位”	胡绪国(16)
涮白菜的日子	郝璇(19)
星儿对我说	周蕾(22)
紧握梦之手	张军(25)
梦,不会太遥远.....	周蕾(28)
手中有支沉重的笔	张骥(31)
不辍的脚步	李金奎(34)

磨 砺 篇

呵,大青山.....	冯政琪(39)
心海浪花	王晓明(41)

青春的旋律	郝璇	(44)
你不知道	朱一文	(47)
爱神,请你走开	连俊涛	(50)
再见,红房子	孟敬华 田长荣	(53)
关于“辞职报告”	王晨	(56)
军校逸事	杨同永	(60)
站队	沈远清	(63)
全新的感觉	孟庆东	(67)
明白	鞠飞飞	(70)
戒烟	李檀	(73)
在另一个考场上	张建平	(75)
火红的肩章	朱尤文 王玉山	(77)
军歌与国歌响起的时候	徐九杰	(80)
军校添新绿	夏宗长	(83)
军校生活琐忆五题		
..... 魏联军 李银换 冯政琪 司兰旭 朱培伦		(86)

师 生 篇

深深的鞠躬	张伟	(95)
淋不湿的友情	戴辉祝	(98)
生日	潘守勇	(101)
一个礼物叫春天	邢娓娓	(104)
校园处处芳草地	王霞	(107)
补考	姬生义	(110)
阳光,依然灿烂	佚名	(113)

少校女队长 张慧敏(116)

友 情 篇

女大学生与军训班长	赵阳(121)
最后一颗幸运星	郝璇(126)
一抹憨笑	刘玉法(129)
雨夜,绿色的诉说	李涛(132)
信从远方来	沈远清(135)
女生的周末	孙钧(138)
那花花绿绿的伞	杨同永(141)
难忘“202”	徐欲晓(144)
酸枣很甜	宋红翠(149)
跃动的青春	夏宗长(152)

故 土 篇

“喜钱儿”	王剑(157)
母亲的作品	刘芳(160)
暑假,并不轻松	梦华(163)
绿色的路	赵阳(166)
油菜花开的时候	卢明(169)
此爱绵绵	孙俊忠(172)
懂事儿	伟伟(175)
心理历程	未明(178)
奶奶的故事	乔相豹(180)

感 悟 篇

四季调色板	郝璇	(185)
海之恋	张慧敏	(190)
找点	李涛	(194)
两张照片	赵阳	(197)
“学员牌”情愫	佚名	(200)
夜色心潮	赵阳	(203)
宿舍问题	杨保安	(207)
悔过	薛荣俊	(210)
比金钱更珍贵的	魏冬雪	(213)
退学	夏华	(216)
检查站	刘玉法	(218)
月季花	王彪	(220)
冶炼的过程	佚名	(223)
初为人师	王世新	(226)
只差一把柴	左宏杰	(229)
军校观“海”人	赵安华 周蕾	(231)
后记		(236)

攀 登 篇

你见过泰山挑夫吗？三尺扁担勒进黝黑的肩膀，一头负着重荷，一头盛满命运，在蜿蜒曲折的石阶上一步步攀登，一往无前，从不回头。他知道，山顶上，正盛开着对他心头的希望。

生活中，人人都是挑夫；生活中的挑夫更加艰难。因为，担在他肩头上的，是一生的前途命运。

——编者

山道弯弯

营房就坐落在那座无名之山的怀抱里。那山很陡，也很险峻，有一条据说是当年和尚修凿的盘山小道可以直达山巅。

在这条蜿蜒曲折的山道上，留下了我无数的脚印。在千川春熙熙、百谷青芃芃的季节里，我手捧书本拾阶而上，背诵着“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的无名诗句。于是，心就融化在那深深的意境里。

然而，我却从未爬上过山巅。我认为，山巅与辉煌等同。人生没有辉煌之处，就显得与山巅不协调。因而，心中便产生了一个想法：等实现了那个绿的梦想，再爬上山巅，留下一个奋斗的辉煌……

接到南京政治学院本科函授录取通知书时，我正处在那条山路的第123级台阶上，正在抚今追昔我与军校的缘分。

15年前，我在家乡一所中学读高一。一日，我写了一篇题为《我的理想》的命题作文，把自己向往军校的激情抒发得慷慨激扬，淋漓尽致。于是，老师对我矢志国防的雄心及通畅的文字大加赞美，并拿到班里作范文读。如果说这件事给了我奋斗的最初动力的话，那么，把上军校当作跳“龙门”的人生转机，则是自己的莫大欲望。

那时，许多“有头有脸”的同学，都早早地被更加“有头有

脸”的父辈安排好了毕业后的去处，像我这般祖宗八辈都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后生，唯有考学才是出路。然而，毫不谦虚地说，当时我们那以锄地拔草而出名的班级，注定出息不了大学生。这在以后的实践中得到验证：全班 60 名男女同学，毕业时统统“上山下乡”了。

在失落、茫然的日子里，我惊异地发现，我们上届的一名女同学因歌喉亮丽，竟被部队宣传队特招吃上了“皇粮”。又听说有个农家弟子，因长得体宽高大，也被部队体工队慧眼识才挖走了。我从中有所感悟：有特长才有饭吃。

随之，我便不自觉地萌生了一个念头：创造条件，争取也来个特招。如实地说，这一想法虽有幼稚之处，但并不可笑，或者说让人笑不出来。

五音不全的我成不了歌唱家；身材弱小的我当不上运动健将。

许多年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对“军校”这一概念含糊不清，那“特招”与军校根本不是一码事。这短浅的见识另当别论。

之所以忧心忡忡，之所以悄悄备战，都是为了实现跨进军校或者说那个“特招”的夙愿。尽管造物主没有把我降生在书香门第，儿时也没有人能教我背诵“飞流直下三千尺”，先辈们传给我的只是用汗水磨亮的锄头。但我却选择了跋涉文学的泥泞之道。

我的选择，应该说是因了家乡生活的馈赠和启蒙，以至于如今还时常怀恋起山前那绿树掩映里的房舍。那里有着光腚在泥水里欢跃的孩子；也有托着硕大的奶子坐在大街的青石条上喂孩子的少妇；还有为生产队少分了两棵高粱秸就在地垄里赤背死劲打架的汉子。

高中毕业后，我那已经负重不堪的瘦小的肩头上又套上了另一副沉重的背枷，拉紧了我的生活命运，拉紧了我的理想前途。那还是混工分的年月，每逢下地，兜里总也忘不了掖本书。歇晌时，男人们卷旱烟，大姑娘费劲地给相好的绣鞋垫，我则躲进柳树行里尽情地“晕”在鲁迅、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有一次，等醒过神来时，地里的活儿已干了大半截，队长训斥之后扣了我半天工分。我愤愤地干脆提着镰刀，回家在方格纸上耕耘起来。

之所以从未爬上过这座山的山顶，除了觉得自己目前还不配以外，还看清了爬这座山的艰难。面对这条窄窄的盘山小道，一边是犬牙交错的岩崖，一边是深不可测的万丈深渊，心中就平添了几分恐惧。生活就像爬大山。

那年冬天，为买几本稿纸，家父用那双没摸过几次钱的大手拿出了买烟筒的钱。之后，又用那双手在土坯垒起的泥墙上挖了一条沟，代替了铁皮烟筒。屋里自然少了几分温暖，但我却犹如给赤脚爬山的双足套上了新鞋。至今，家中3间破茅屋里还留着那条代作烟筒用的令人酸楚的痕迹。父亲把这无奈的印记当作出息我的见证，时常教育我的弟兄及侄女“人穷志不短”之类道理。

我像一只蜗牛在崭新的稿纸上爬行。半年时间写了足有5万多字的东西。可这些不争气的文稿都贴着“立意尚可，艺术上缺乏创造”的铅印标签而宣告流产了。

失败的滋味，好比在爬山途中，冷不丁被潜伏在道旁的蝎子蜇到了身体某个部位，让人痛苦地消失了前行的愉悦。然

而，当我恢复元气之后，又变得跃跃欲试了。

我停下脚步，放眼望着满山松柏，像面对自己的手稿。那满山遍野密密麻麻的树丛是我写满稿纸上的文字，它们是我不再回头的青春与数不清的寂寞岁月。我由衷地感叹：生活中的路本来就坎坷不平，倘若不敢于“问路”，谁知那路在何方！

我坐在通向山顶的第 123 个台阶上，点燃一根香烟，以按捺心中的激动。

1981 年金秋，我正在田里割地瓜秧，村里派人给我送去一张入伍通知书。于是我带着高考落榜后的遗憾，以及日后不懈努力而经受的挫折，登上了运送新兵的大卡车。

踏进军营后，我胸怀依旧奔涌着奋勉的波涛，刻意追求成功的激流。

磨难是吾师。我对这座山的青睐，不仅缘于军营坐落于此，还因为山坡上、绿树下，是我静心复习的好去处。从此，每逢节假日，我便携带课本，在那里品嚼《捕蛇者说》，背诵“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物质又是运动的……”

我遏制住自己一口气爬上这座山顶的欲望，也是从此开始的。一次，书读乏了，便举目望那山顶，望那铺着石阶的弯弯曲曲的小路。心想，站在山顶一定极为心旷。想着，不由便迈动双脚，数着台阶往上走。我清楚地记得，仅仅数到第 10 个台阶时，第 11 个台阶上有一条青蛇横行穿过。我忘记了自己是怎样狼狈窜下山的。等我狂跳的心率恢复正常之后，便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想法：日后不能随便登上山顶，从第 11 个台阶

起，每登一阶要有点“说法”，要么工作上得到一次表扬；要么学习中有~~一~~~~一~~提高。从此，这山成了与我同伍、激励我奋进的坐标。

参军第3年，考学的机会终于来临。当我接到准考证的那一刻，只好将手放于胸口，试图按住那明显加快了的心跳。是啊，都成老兵了，到年底就完成了兵役任务，须告别军营。而家乡的穷山恶水又使我那样不堪回首……现在机会来了，我知道必须要握紧它！考场上，我把积攒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然而，由于自己偏爱文科，那时部队对战士又不开设这类院校，初进考场，就被ABC们狠狠地嘲弄了一番。后来，军区要招收一批新闻干部，我初衷不改，又一次进了考场。不想，这次出现在棋盘上的又是一个臭子。

成功者品味喜悦，遗憾者舔舐苦涩。我吸着廉价的纸烟试图让忧虑随那缕缕烟雾散去。24岁，正是青春洋溢的季节，而24岁的我，却显得与42岁毫无二致。那毫无光采的脸上，常常堆积着皱纹，好似道道沟壑，而每道沟壑里，都残留有一个奋斗与追求编织成的曲折故事。屡考不中的现实让我伤心至极，那时，就自认为已经吃透了生活的青杏。

山，还是那样险；路，还是那样陡。我终于感觉出了自己的力不从心。我把军营里大山的顶峰喻为心中的军校，觉得自己显然难以攀登其上了。

爱因斯坦感叹跑在平面上的甲壳虫总是看不到立体的三维世界。然而，人可以站起来，从跌倒的地方走出，就可以发现

另一条路上原本也很美好。

与军校无缘，但军营本身不就是一所大学校么？于是，我报名参加了文学创作函授，并自学了某学院文秘大专班的课程。寒冬，室外苍天向大地抛洒雪花，灯下的我在对着稿纸倾诉衷肠；炎夏，汗水浸透衣衫，知识的甘泉却流进了心田。我沐浴在春夏秋冬的业余时光里，沉浸在忘我的境界中。

接到入学通知书时，我有一种自己被自己欺骗了的感觉。为了那魂牵梦萦的军校，付出的汗水可能超出了自身的体重。可是，到头来考取的却不是纯粹的军校。那是一个军区与某院校合办的新闻干部速成班，尽管也挂上了某院校的名称，但毕竟不是“明媒正娶”。转念一想，也就平静了，我想起了家父从小就给我灌输的那句话：人贵有自知之明。管它算不算正式军校，我毕竟是凭自己的努力和实力考取的。于是，我把那张通知书贴在胸口，心中默默念叨：爹，您老人家当年给我的原准备买烟筒的钱没白花！

我站在半山腰上，回眸凝视，青春的季节里，有时硕果累累，有时依然经历挫折的挑战。我相信，往后的日子还会与挫折同行。但我没有抱怨和消沉，因为挫折是与生俱来的，没有挫折的生命或许是一种遗憾。

山，仍然伟岸地矗立在面前，我当然要继续爬下去，向着最顶端。每当站在新的台阶上，我总这样想。

(李继群)

走进沂蒙山

群山被郁郁葱葱的树木笼罩着，营房被黑忽忽的群山包围着。一来到这里，就使人联想到时代的和尚庙，似乎到处都充满了禅机与仙气。

“人生没有辉煌处，那一辈子活得就太窝囊了。”张新华无意中说的这句话，让笔者着实吃了一惊。刚从院校毕业没有3年，在最基层单位当一名最普通的基层干部，浑身上下看不出半点特别之处，凭什么竟敢口出狂言，说出这样一句与他的身分和地位极不相称的话呢？但细一想，觉得这话应该他说。今年装甲兵指挥学院在全军招收了7名硕士研究生，24岁的张新华是最年轻的一位。

张新华出身于军人世家，父亲曾在另外一条山沟里驻守了15年。这可能与他自小受的教育有关。那时候，父亲常给他讲山沟军营的故事，说年轻人在艰苦的地方容易成材。填报志愿前，他的班主任老师把了解到的清华和北大的有关情况向他作了介绍，满以为张新华完全可以考入这两所名牌大学。他知道，张新华的天赋要比以前他送进清华园的那十几名弟子高出一截。可是，张新华却“辜负”了老师的一番苦心，他坦诚地说：“老师，我想考军校。”老师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愣在那里半天没回过神来。最后，他背起双手，仰天长叹一声：“人各有志啊！”

就这样，张新华在他 18 岁那年，作为河南省西平县一中的高材生，放弃报考清华等名牌大学的机会，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迈入了原信阳陆军学院的大门。那时，他就认准了这个理儿：磨难是我师，军营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最佳场所。所以，当他毕业前，家里准备想办法将他分到离家较近的城市驻军时，他却选择了某通信总站五连。

华灯初放，街上行人三三俩俩，一对对情人的情影相依相伴，漫步在树影婆娑的美好夜景里。这是一座近代崛起的现代化城市，到处充满了现代文明，使人感到她是那么可亲可爱。“新华，不去行吗？沂蒙山可是革命老区啊！”刚从医学院毕业的未婚妻，已经顺利地分配到了这座城市的大医院里，他们两家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张新华也分到本市驻军工作，而且，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可是，她最终失望了，她看到了张新华那异常坚定的目光。

五连地处沂蒙山深处，营房四面环山，交通闭塞。全连只有等司务长每隔 5 天到 50 公里外的县城采购一次，才能吃上新鲜蔬菜。遇上雨天或大雪封山，大家只能啃馒头就咸菜。刚来连队报到的那天，他老远就听到战士们的欢呼声：“上山看电视啦！”他感到很奇怪，看电视为什么还要上山？后来他才知道，连队的那台电视，只有搬到山顶上，才能看到图像，平时只能“听电视”。

“干部子弟，城市长大，能来这里本身就是一种勇气；能坚持下去，并干出成绩，则更令人钦佩。”战士们这样评价着他们的这位年轻领导。他们说，以前分来的大学生干部，一个个都想办法离开了这与野鸡兔子为伍的地方。

但张新华对自己的选择很得意。他把父亲抄送给他的那